

布谷
著

花开水流

——
民国烟云中的江南文事



浙江古籍出版社

布谷
著

花开水流

——
民国烟云中的江南文事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水流——民国烟云中的江南文事 / 布谷著. —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40-0639-9

I. ①花… II. ①布…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5109 号

花开水流——民国烟云中的江南文事

布谷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 0571-85176986)
- 网 址 www.zjguji.com
- 责任编辑 陈临士 黄玉洁
- 责任校对 余 宏
- 封面设计 刘 欣
- 责任印务 楼浩凯
-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 印 张 9.125
- 字 数 210 千字
-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540-0639-9
- 定 价 3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一段历史不可磨灭

与周明兄相识，文先于人，笔名早于真名。记不得是哪一年，在一家期刊上读到署名布谷的文章，其中说到诸暨古村斯宅部分，查考翔实，知著见微，以同乡人的猜测，想作者应该是诸暨人，认识后，果证实了我的判断。乙未新春回诸，和老周及几位文友小聚。承其美意，在他的独立书舍，自己下厨，做了几样汪曾祺式的清雅小菜，可口得很。书房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内中的陈设，藏书的数量、门类、品质，略可见出主人的心曲。老周的书房，四五千册藏书，干净整齐，置张妥帖，以藏近现代学者、作家之全集、选集居长。数十年与书结缘，今又坐拥如斯书斋，一茶一卷，不啻是市廛中的一帖清凉散。周明兄，真诸暨读书人也！

及身而退，天道酬勤，又有良好的环境、积淀、心态作铺垫，笔底文字，便如溪泉般潺潺流出。读老周近作《花开

水流》，有感而发，颇有一些话想说。

先说说选题。一个好的题目，等于成就了文章的一半。选题中的视角、口子大小、问题意识，已然见出作者的气格、识见、匠心。有关民国的书，这些年出得很多。今人怀念民国，既有对现实的反思在；亦因其时虽处乱离，而文化根性不绝。加之外来文化的碰撞，那一代人的观念、作为、性情着实令这一代人着迷。那么，民国中的诸暨人（也包括与斯地有关的几位非诸暨人）在干什么呢？这样的选题——民国之历史切片，显现出老周的写作旨趣，及对生于斯、长于斯、视野又不局限于斯的这片土地的深爱。

再看作者笔下的这批诸暨人。一方不大的土地，个中的佼佼人物，他们的生长、造就及文化自觉，与其说是诸暨的，毋宁说是民族的、时代的。就地域个性而言，诸暨人的耿直、硬气、节义，在蒋智由蒋伯器父子、何燮侯、周善培等先生身上多有体现。一幅《梅岭课子图》，由俞曲园题首后，自光绪至民国的30余年间，得近200人题跋，乃儒家文化化入民间社会的缩影，亦是诸暨人尚读重教的例证。尤须留意的是，这些地域人物，虽出身农家，却具时代敏感，领风气之先，不少有留学日本或美国的新学背景。何燮侯1898年

留学日本，比鲁迅还早4年，为我国第一批派赴日本的留学生，1905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蒋伯器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百里、李烈钧、蔡锷同期同学，真是难得。

我还注意到，这批同乡前辈虽职志不同，却不乏诗人本色，多擅诗。所作或旧格或新体，一个共同的特点：真性与大气。蒋智由先生赠陶成章的“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想见其当时心头飞腾的热血。周善培先生的佳句“近乡风物天皆厚，无主山川客自尊”别有怀抱，可品可味。新月派代表诗人及何植三的新诗，又是另一番模样。读何植三先生具浓郁浙东风味的散句，如“新谷收了，田事忙了，萤火虫照着他夜归了”，“放着送饭去的篮，徘徊竹篱间，捉蜻蜓的儿童啊”怎不激起乡思的涟漪？师友是你的背影，于交接中约略可窥个体的人脉、品位及往来平台层次。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间段，作者以浓重的笔触，注力人物的交游，是颇有见地的。何燮侯、徐道政与马一浮；宣侠父与阳翰笙、冯雪峰、郭沫若；金岳霖与殷海光；柴德赓与陈垣、启功；孙大雨与梁实秋；更蒋智由蒋伯器父子、何燮侯、宣侠父、何植三等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这

自与鲁迅的人格魅力，及大绍兴同乡同具一副剑胆肝肠本无关系。回望乡贤交游种种，反观当下本真、志趣、传统的失落，不免怅然。若早生50年，或可趋前请益、致意。

最后，不妨说说老周的写作笔法。如其本色本味之菜肴，如其纤尘不染之书房，文笔干净细致、平实内敛，因故事性而可读。笔头飘忽处，时有明清小品抑或知堂的情致逸出。行文夹叙夹述，时或将人物置于故乡的山水风情中，恰似传统山水画中的点睛人物，带引读者，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有关作文的叙、述、议的关系，及“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语）”中广大与精微的关系问题，我与周明兄在文外有过愉快的讨论。老周晴耕雨作几十年，风格既成，如何取舍，自己有数，何须我赘言。作者在材料的发掘梳理上，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下了大功夫的。一方面，有心之人做有益之事。作者选择的地域人物及个体的影响力尚不能与西施、王冕、杨维桢、陈洪绶相比，现在的诸暨人，也不一定听说过蒋智由、何燮侯、何植三、徐道政、周善培的名字，但他们在一时代留下的思想、操守、作为不可磨灭。另一方面，在材料的剪裁运用上，亦见出作者的用心。不少有意味的引述，当可启迪后进晚学。

如何燮侯笼帐秉烛，读马一浮每天新翻译的《资本论》。又如刘乃和追忆陈垣、柴德赓师生相得一节：“有时师生两人谈得高兴，索性把椅凳搬到陈老‘励耘书屋’，坐在一排排书架过道中畅谈。一面讲述，一面随手抽出书来翻阅指点。有时谈得兴高采烈，也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常常谈得忘记时间的早晚，一谈就谈到深夜。”以至陈垣先生晚年因与柴德赓南北相隔寂寞得很：“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他能知我心事也。”堪称一代师生两知己。再如朱德的老师、被梁启超誉为四川豪杰又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周善培先生，1909年在成都劝业场开业仪式上的几句开场白（时周任四川劝业场总办），就很有开明识见，不厌复录：“中国自古而外，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文绣，盖贱之也，致使国贫民瘠。近观东洋之振兴，实为发展工商致之。愿诸君共振实业，裕国裕民。”铿锵有声，读之令人激奋。至于张元济日记中，毛泽东主席邀周、张共进晚餐一节，老周说：“张元济这一天的日记，信息量很大，读来饶有兴味。”我读来也“饶有兴味”。

与周明兄的几次异地往来中，他每称自己为草根，这

固然有自谦的意思。我却以为，原上之草，扎根泥土，岁岁葱郁，其生命力诚不减所谓的高堂大轴、学院正统。值此际龄，世事已谙，该明白的明白了，该放下的放下了。而身心无恙，志趣未颓，以老周笔头，新作佳作可期。

是为序。

陈汉波

乙未春于湖上慰生堂灯下

目录

周氏兄弟与蒋智由	1
花明白水清如许	
——北大早期校长何燮侯本事纪略	7
宣侠父与“左联”及其潮风书局	26
郁达夫在诸暨	38
一次国家级云南边陲考察活动中的两位诸暨乡贤 ...	48
梅岭故事	55
孙大雨交游录	70
姚蓬子与“左联”及其作家书屋	97
姚蓬子与丁玲	115

柴德赓交游纪略	125
久旱苍生望岳霖	
——诸暨籍哲学家金岳霖事迹纪略	165
射勾山房主人	192
农家的草紫——关于何植三	210
近乡风物天皆厚 无主山川客自尊	
——诸暨籍知名民主人士周善培纪略	229
斯宅——张爱玲的苍凉情旅	248
花开水流——胡兰成与范秀美的乱世情缘	262

周氏兄弟与蒋智由

知堂晚年，常常回忆其兄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些情状。鲁迅留学东京时，除了外出逛书店，很少出门，也很少外出访友，倒是有朋友常来寓所找鲁迅谈天，也有例外，“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曾去问候他过”。知堂在《鲁迅的故家·同乡学生》一节中对此有过记述。

知堂在文中提到的这位蒋观云，诸暨紫东浒山人，也算同乡。可见，鲁迅先生当时对蒋观云是很尊重的，是先生在日本东京很少主动登门造访的友人之一。

蒋智由，字观云，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

新之志，未赴任。第二年，即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事件，蒋因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思想相投，即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变法失败后，蒋智由写下了名噪一时的诗篇《卢骚》。抄录如下，可见其当年风采：

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
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
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卢骚》的最后两句后被邹容引入其《革命军·自序》中。蒋智由还有许多当时脍炙人口的名诗，如《久思》一首：

久思词笔换兜鍪，浩荡英姿不可收。
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

蒋智由的诗才，很是得到梁启超的赞许，梁在《饮冰室诗话》中将蒋智由、黄遵宪与夏曾佑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

蒋智由与鲁迅同年赴日本留学，应该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鲁迅这一年4月到达日本，早于蒋约半年强，蒋智由到达日本是在这一年的冬天。

因为蒋智由主张革命，是维新人物，又属同乡，又年长些许，他便很为鲁迅先生敬重。鲁迅遇到问题常去讨教与问候，往往与同学许寿裳一起登门，这便是知堂回忆中鲁迅在东京时去问候过蒋智由。

有时，鲁迅也托蒋帮着办一些事情。1934年5月，在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过曾托蒋智由介绍译著出版的一段往事：“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知堂在《鲁迅的故家》中专列“蒋观云”一节，也可见蒋在周氏兄弟心目中的位置。

其中写道：“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据我所知道的，大概不过一打之数，有的还是平常不大往来的。现在我便来讲这样的两个人，即是蒋观云与范爱农。观云名蒋智由，

是那时的新党，避地东京，在《清议报》什么上面写些文章，年纪比鲁迅总要大上二三十岁了。”

知堂所记蒋智由年纪怕是有误。据载，蒋智由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而鲁迅则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两者相差不及20。不过蒋智由为鲁迅前辈也是没错。

不得不说说蒋智由的儿子蒋伯器。

蒋伯器，名尊簋（1882—1931），早年肄业于浙江求是书院，1905年加入光复会，同年参加同盟会，也是鲁迅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且时有往来。蒋伯器学的是军事，1900年被官费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于其父两年到日本。周氏兄弟敬重蒋智由，也有一层他是同学父亲的因缘。对此知堂也曾说过：“因为他（蒋智由）是蒋伯器的父亲，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

与蒋伯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有李烈钧、张澜、蒋百里、蔡锷等，都是后来风云一时的人物。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蒋伯器、蒋百里同期同学，同姓，又是浙江同乡，均为时代精英，曾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蒋伯器辛亥革命时曾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浙江都督等职，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

光绪三十三年（1907），蒋智由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了政闻社，蒋智由担任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月刊主编，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

同年，徐锡麟案发，时留学日本的绍兴同乡曾有过一次聚会，蒋智由与鲁迅均参加了这次聚会。会上蒋智由主张给清廷发个电报，要求不再滥杀党人，有与政府议和的倾向，遭到了与会学生的不满，鲁迅当时便与蒋智由发生了冲突，且用打油诗作了回答。

关于这一段，知堂也有记载：“蒋（智由）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蒋智由赠陶成章诗名为《送甸耳山人归》，全诗如是：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何等气度。

据后来许寿裳的说法，鲁迅先生对蒋智由的思想变化，早有察觉。还是政闻社成立前，在一次相聚时，蒋智由对鲁迅等人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在回去的路上，鲁迅便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后来便给蒋智由取了个绰号，谓“无威仪”。鲁迅先生看人及物，十分精深而敏锐，很随意的一句话，往往能从中析出内在深心的许多内容。

从此鲁迅便不再登蒋寓，并“对他（蒋观云）失了敬意了”（知堂语）。

知堂先生最后是这样写的：“蒋著有《海上观云集》，在横滨出版，以旧诗论大概还有些价值，可是现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读起来很有些苍凉的味道。